

丝茅窝贫农创业记

中共宜春县委通訊組編写



絲茅窩貧农創業記

中共宜春县委通訊組編寫

江西人民出版社

一九六五年·南昌

絲茅窩貧农創業記

中共宜春县委通訊組編写

*

江西人民出版社出版

(南昌市三緯路11号)

(江西省书刊出版业营业許可証出字第一号)

江西新华印刷厂印刷 江西省新华书店发行

*

书号：2523

开本：787×1092 32·印张：1 1/2·字数：12,000

1965年11月第一版第一次印刷

1965年12月第一版第二次印刷

印数：5,001—10,000册

統一书号：T 3110·256

定 价：(5)0.12元

絲茅窩貧農創業記

这里講一个真实的故事。

这个故事发生在宜春县三阳区芦村公社的一个小山冲——絲茅窩。故事講的是共产党员黃承义率領六戶貧农，在党的英明领导下，发揚了艰苦奋斗、自力更生的精神，以坚强无畏的硬骨头气魄，披荆斬棘，安营扎寨，把茅窩变粮仓，把穷窩变富窩的先进事迹。

要知故事的詳情如何，那得从头說起。

一、問題的提出

一提起絲茅窩，原五星大队第五生产队的社員就头痛。他們认为就是因为这块搞不好的边远田拖了后腿，使他們的产量一直上不去，

成了有名的三类队。一九六一年，公社党委为了加强对这个队的领导，在一次大队支委会上专门研究了这个问题。这时，刚从医院住院回来的副大队长黄承义，要求把他派到五队去。支委会考虑到他病刚好，并未立即同意。经他再三要求，才批准了他去五队兼队长。经过他和社员们半年的努力，五队的生产和社员的生活都有所提高，但成效仍然不大。

一年快过去了。一天晚上，第五生产队召开社员大会，总结经验教训，讨论生产为什么跃不上去？找出了一些原因，但说来说去，无形中火力又集中在丝茅窝的头上去了。有的说：“就是吃了丝茅窝的亏，驮上这只烂包袱，一世都莫想伸腰。”有的说：“丝茅窝这顶烂帽子，谁戴上谁倒霉！”有的说：“田又远，土质又瘦，顾了远，就顾不了近，扯锯一样，怎样搞得好的？！”有的社员甚至说：“这块臭‘搭头’，最好各队都分一点，好让他们也

尝尝絲茅窩的味道。”

絲茅窩的名聲這樣壞，不是沒有來由的。

絲茅窩，在宜春城北面，距縣城四十多華里，方圓約有六七里路，包括七八個小山沖和一些零碎的梯田。解放前，這裡荒涼得可怕，僅有的一些“蓑衣田”，不是受水害，就是被干旱，一年種一季，畝產只有百把斤谷子，誰也不願意去精心耕種這樣的田地，因而，滿山遍嶺，荊棘成堆，雜草叢生，野草復蓋個風雨不透。山上雖然有幾棵茶子樹，也是東一兜西一兜，被淹沒在荊棘叢中。本是個放牛的好地方，但因絲茅成窩，常有野獸出沒，連放牛也沒人來，“絲茅窩”也就因此以盛產絲窩而得名了。

解放後，農民成了土地的主人，絲茅窩也有了些改樣，陸陸續續地在這裡開出了一些田，庄稼也長得比以前好。但那是一些什么田啊！一共四十一畝，卻有一百三十多丘，最大

的一丘不过一亩八，最小的还栽不完半把秧，是名符其实的“蓑衣笄笠丘”、“楼梯田”。加上泥深水冷出炭泉，土瘦地瘠难耕作，誰也沒有对它存多大希望，只是每年逢时来这里栽上几兜禾，等到收获时再来收割，能割多少就算多少。公社化后調整插花田时，这些地全部划給第五生产队，产量还一直很低，一九六一年，本算是个好年成，可是这里四十一亩田，总共只收一万零八百斤谷，平均亩产只有二百六十三斤，你說这气人不气人。但这样的产量，在絲茅窩來說，却是少有的“高产”了。

队长黄承义熟悉絲茅窩的这种情况，也了解社員們当时的心情，他既不怨絲茅窩的坏条件，也不责怪社員們一时的火气，他想起了毛主席的教导：“……一穷二白，这些看起来是坏事，其实是好事。穷則思变，要干，要革命。一张白紙，沒有負担，好写最新最美的文字，好画最新最美的图画。”于是便对社員說：

“絲茅窩是窮，條件也確實差，大家不要被它吓倒。我想，現在的好田、好地，開初耕種的時候，沒有一塊不是長滿了茅草的。事在人為嘛！自然條件是可以改變的。條件越差，產量越低，增產的潛力也就越大，不要只看到絲茅窩現在畝產一二百斤糧，把它改造過來卻是一大倉谷。”

社員們覺得黃承義的話說得很在理，特別是貧下中農，感到承義代表他們說了自己的心裏話，都滿有信心地說：“改！有黨的領導，絲茅窩一定能改造好。”

嗣後，黃承義又引導大家將解放前後本村本社的生產、生活進行了對比。用事實證明了，解放前辦不到的，解放後有黨和毛主席的領導都辦到了，從而更引起了社員們改造絲茅窩的興趣。

就這樣，改造絲茅窩的想法，就成為社員們日常談論的話題了。

二、組織進山隊

“怎么样改呢？”这是共产党员黃承义日夜寻思的問題。別看他說話从容不迫，走起路来一步一脚，不慌不忙，为了給国家多生产粮食，心里比誰都急。他想着，想着，一幅改造后的絲茅窩丰产的图景，便展現在他的眼前，他的心里是多激动啊！

过了几天，队上又召开了社員大会，專門研究改造絲茅窩的問題。黃承义先講了为什么要去改造絲茅窩的道理。但为了听听社員們的意見，他沒有先說出自己的打算。

富裕中农先开腔了：“依我看嘛，干脆把它荒掉算了，这样可以請政府免了这些田的征購任务。少种一点这样的田，少操一分心。”

打长工出身的貧农黃茶牙听得恼火，立即頂上了一句。說：“你当然不同，我們这些人过去穷得連半只田角都想不到，現在有了田，

还讓他去荒，亏你說得出口！”

青年社員黃仁華也說：“我們作田人，不多打糧食支援國家，工人、解放軍吃什么呀！怎么能要政府減任務！”

“茶牙、仁華說得對，國家任務一點不能少，還要爭取超額完成，糧食不足，向絲茅窩要。再說，我們不是種得多，還有很多地方面積比我們大，產量卻比我們高。”黃承義接話了，並說出了自己的主意：“依我看，組織一個專業組去開發絲茅窩，我就不相信絲茅窩改造不過來！”

停了一會，黃承義又接着說：“一方面，這些低產田潛力很大，只要大家舍得吃點苦，多下工夫，低產也能變高產；另一方面，幫隊上卸掉這個‘包袱’，好輕輕快快作好港田，互相促進，我們隊的總產是可以大大增加的。”

大家都覺得承義提的是個好辦法。可是富裕中農袁連生却不這樣看，他嘖咕着說：“哼！

誰愿去誰去，丟下港田不作去作冲田，有糖拌飯也請我不去……”

“你不去有人去，紅軍雪山草地都过去了，吃現在这点苦算什么。承义，要去把我算一个。”黃仁华不等他說完，就站起来了。

“我一个。”黃茶牙第二个报名。

“我也去。”这是青年小伙子孙花子的声音。

會議就是这样高高兴兴地結束了。黃承义脸上露出了滿意的笑容，不时用舌头抿抿嘴角。

第二天，黃承义把大家报名組織专业組去絲茅窩种田的事，到公社作了汇报。公社黃書記听了，热情地对他說：“老黃，好呀！公社完全支持你們。毛主席教导我們：‘越是困难的地方越是要去，这才是好同志。’你們真是好同志。”随后，他又問：“你們打算怎样搞法？”

黃承義便把打算說了一遍：“到那里搭个小茅棚，落落脚，放放工具。人，还住在家里。經濟上由队里統一核算。”

“一天来回跑六次，多誤工呀。还有领导問題，記分問題，收入分配問題……又怎样解决？”黃書記从实际出发，提出的一連串問題，都是承义还没来得及考虑的事。

根据当时体制下放和以生产队为基本核算单位的精神，从便于领导，便于評工記分，便于有利发展生产出发，黃書記和承义反复地研究，决定在絲茅窩成立一个生产队，实行单独核算，并先在那里搭一个大茅棚，讓男社員吃住在茅棚，女社員来回做工。最后，又研究了去的人員名单。临走时，黃書記一再鼓励地說：“不要怕，大胆去闖吧，路总是人走出来的。有困难，公社党委会支持你們。”

“行，一定想办法办好。”这时，黃承义身上好似添了翅膀，脑子里也更有了路，他恨

不得把滿腔的話，一下子都告訴給社員們。

當天晚上，社員們也不召而來了，大家都想來听听消息。會上，黃承義把在公社研究的結果說了一遍，接着將名單一念，會場上頓時象一鍋開水般沸騰地議論開了。

會場上雖然議論得很起勁，可是卻沒有人大聲地把自己的話說出來，更奇怪的是，連原來报了名的人，也沒有誰開腔。這是什麼道理呢？

看樣子會是開不下去了，黃承義只好宣布散會，要大家回去好好想一想。

這天晚上，黃承義躺在床上，一夜也沒有睡好。天一亮，他就跑到公社去了。

公社黨委理解這位貧農幹部的心情。黃書記寬慰他說：“不要急，問題一個一個來解決。常言說，‘一木不成林，一人不成眾’。只有發動羣眾，依靠羣眾，特別是依靠勞而又苦的貧農下中農，就什麼問題都可以解決。你想

想，为什么自动报了名的，这次都不說話了呢？这就是說，里面还有实际問題。現在要用一把鎖匙开一把鎖的办法来解决。”經黃書記这么一指点，黃承义又开窍了。

黃承义离开公社，首先来到了黃茶牙家里。黃茶牙这个忠厚老实的庄稼汉，从他油黑而多紋的脸上，便知道他是一个飽經旧社会风霜的人。解放前，靠自己打长工过日子，解放后，三十多岁了才娶亲成家。黃承义認定这是可靠的阶级兄弟，所以先到他家。一进门黃承义就笑着对他說：“你昨天怎么也不发言。你怕什么？怕吃苦，旧社会，你打长工，什么苦沒吃过，不是也挺过来了嗎！如今有党的好领导，吃苦是为自己，为国家，为革命嘛……”

“吃苦我不怕，……”不等黃承义說完，黃茶牙就赶紧否定。

“怕将来收入少养不了家。”

“……”黃茶牙默言不語。

“這你也不要怕。”黃承義說：“依我看，頂多吃一年苦，以後就可以好起來。”接着便又把如何改造低產田，如何發展生產，增加集體收入的想法對黃茶牙說了。

黃茶牙覺得承義講的都实实在在，是可以辦得到的，為自己擔心是多余的了，便斬釘截鐵似的說：“好，我跟你走！”

黃承義正準備去孫花子家里，迎面先碰上了黃仁華。仁華不也是沒有吭聲的嗎，他又是什么原因呢？黃承義不摸底，便含糊地問道：“怎麼樣？仁華。”黃仁華應聲而答：“沒問題了，去吧！”

“沒問題了，這麼說，你原來還有問題喲。”黃承義打破沙罐問到底，想看看究竟是什麼問題。

黃仁華被承義這樣一說，不好意思地說：“我倒是一直沒有問題，老婆不同意，昨天還

吵了一場。”这位超齡的共青團員，畢竟不愧多受瞭幾年黨的教育，他看到昨天晚上會上那個場面更是心焦，回去便耐心地給妻子講道理，最後把她給說服了。

黃承義接着又問：“孫花子去不去？”

“孫花子會去的。”黃仁華滿有把握地說：“他原來怕他母親不答應，所以昨天晚上沒有表示態度，回家和母親一商量，他母親說：‘承義聽共產黨的話，他辦事，一尺就是十寸，跟他走一條路沒有錯，我放心，你去吧。’”

孫花子的母親，是個灶上的抹布——酸甜苦辣都嘗盡了的老人家。解放前，男人早死，丟下兩男一女，都靠她守寡帶大。他知道承義也是受苦出身的人，解放後，又一直是聽黨的話，為窮苦人忠忠誠誠辦事的好黨員，所以她放心讓花子跟着承義學做人。

接着黃天才、黃永茂的疙瘩也解開了。

六戶貧農，男也通，女也通，人人思想通。年底，絲茅窩生產隊就正式成立了。黃承義被選為隊長。社員們也興高彩烈，整頓行裝，待命出發。兄弟隊的階級兄弟，都為他們這種敢于鬥爭，敢于勝利的精神祝賀。

可是，富裕中農卻譏諷地說：“絲茅窩只有野鷄，還能飛出鳳凰來！？”

絲茅窩的社員把它聽在耳中，記在心間，他們準備用豐產的事實來給以回答。

三、在困難面前

一九六二年正月初三日，村里敲鑼打鼓，熱鬧非凡。以黃承義為首的六戶貧農，在一起團聚了一番後，隨著鑼鼓聲，提鍋帶碗，踏進了絲茅窩，敲响了改造絲茅窩的戰鼓。

上山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搭茅棚。山窮地也窮，連个搭茅棚的地方都不好找，只好選擇在原來蓋過涼亭的大路邊，剗呀挖呀，騰出了一